



诗苑

## 葡萄熟了 (外二首)

□ 李志胜

院中葡萄丰收,缘于我春天  
浇水、剪枝,夏日扫地、净庭  
躺在绿藤蔓下读书、看视频  
听布谷鸟叫或蝉鸣  
陪伴也是养分。譬如晨曦,月色  
和煦的风,焦躁的雨  
葡萄泛紫的唇语叮嘱过我  
不要说阳光,就像不易吐露百度  
寻访而来的种植秘籍

看不见行迹的鸟儿都是觊觎者  
每天地上遗落的葡萄皮儿  
濡染的血色的葡萄汁儿,令人生厌  
我一遍一遍清理,一个晨昏  
一个晨昏地打发。熟透了的葡萄  
终于迎来要采摘的日子  
我不顾衣裤被污,发须藏尘  
铁枝剪,铝合金梯,纸箱瓷盆塑料袋  
……成为了好帮手

远方的父母、孩子,因为疫情  
口福受屈如生活质量受损  
同城而居的亲戚、朋友,同楼栋的  
邻居,每家送去一兜  
葡萄籽粒饱满,如情感丰富的心  
灾害性天气密集之年份  
大家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去湿,品甘  
取暖,御寒。再封闭的无奈  
又能将时下的幸福和收获怎么样呢

## 五星花

人民路成为了展览馆  
房屋的概念被扩大  
天高路宽。仿佛绵延不绝的星星  
列队,在唱歌

木制花箱栽培,来自森林  
对美的创意  
行人、车辆走过来。伴奏的风  
抬出来一台台竖琴

简素的氧吧,备足绿色的蝶衣  
幻化成海的手掌  
在草叶叠起的浪尖上  
一边合十,一边拂散扑鼻的芳香

## 鸟鸣疗花眼

还在冒。天地间直立的这根水管  
谁能搂抱得住呢  
树木,楼宇,分子离子一样的人  
幸运滋生。而更多的小植物小动物,可以忽略不计

蝉鸣、暴雨收工之前  
布谷鸟家养护的这条长河  
一直在流。如今,五岭麦秋残  
秋老虎出山,音乐般的管涌  
还是未彻底治愈

咕咕,咕咕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隐疾  
属于多愁善感者。闲暇裁截一段  
植入无聊、眺望  
熨帖的疗效,赛过西医学的宝典

万物

## 菌香时节

□ 钊国富

山中何事?菌子飘香。  
物换星移,自然道法。一年一度的  
野生菌,散发着特有的香气,悄然从土  
里钻出来,从山上一直飘到集市,飘到  
人们的餐桌上。

位于“三江并流区”南端的云龙  
县,山壑纵横,气候温润,生物多样性  
尽显奇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成为各种动植物的宝库,山间生长着  
各种野生菌类。捡野生菌、享用野生  
菌是云龙人民的一个特定的盛大节  
日,一年一度的野生菌盛宴随着四季  
轮回更替按时开席。

进入雨季,在雨水的滋润下,青山  
更加苍翠,地面逐渐潮润,孕育在地下  
的各种菌类,迫不及待地掀开覆盖在  
顶部的土层,钻出地面。开始是一个  
小骨朵,越长越张开,最后形成伞状。  
雨水丰沛的年份,满山都是野生菌,红  
红绿绿,花花色色,一脚下地都会踩烂  
一些菌子。菌类众多繁杂,常见的可  
以吃的有松茸、鸡枞、牛肝菌等等。分  
辨野生菌是否能食用是每个捡菌人的  
必备常识。

苍山巍巍,山谷幽幽,涧溪潺潺,  
山花四时常开。深藏在山中的野生  
菌虽多,但也不是人人能找到,人人  
能满载而归,更多的是凭经验、凭运  
气。野生菌往往隐藏在杂木林中的  
腐质土层中,阵雨过后,野生菌长得  
较快。村中有经验的老人讲,雨天打  
雷后,野生菌大量繁殖,是捡野生菌

的最好时机。事实上,雷雨过后,各  
种菌类的确比往常多,这可能跟雷电  
释放的某种物质有关。老人却说,菌  
子是天地日月精华,是天地赐予人类  
的珍品。

一般捡野生菌,都是早晨去,中午  
回。野生菌非常娇柔,刚采的野生菌用  
青苔、树叶包裹,以防损坏。野生菌不  
易保存,不宜久放,要及时处理。有的  
到市场上卖,更多的是直接交给收购  
商。野生菌上市时节,云龙县下午集市  
非常热闹,一筐筐、一篮篮野生菌带着  
大山泥土的气息,在集市上亮相,供人  
们选购。

美味的野生菌早已牢牢控制了人  
们的味蕾,一年一度的收菌时节,没有  
人能抵得住诱惑,都要尽情享受一番。  
一时间,野生菌成了家庭、餐厅必选  
菜。野生菌的烹制主要是煎炒,用诺  
邓火腿炒,配一点大蒜即可。有的菌子,  
如鸡枞、牛肝菌,用本地菜籽油炸,炸干  
水分,可以长期保存,香脆可口,成为一  
种新的佐料,给各种菜式增香添味。油  
炸的菌,包装好,寄往全国各地,寄给  
在外地的云龙人,以解口欲之馋,乡愁  
之念。野生菌的香既有肉类的浓香,又  
有山水的清香,是一种自然的香,让人  
欲罢不能的香。

野生菌是云龙记忆的重要标识,是  
云龙印象的特殊礼物。人们珍视野生  
菌,珍视为人类提供宝贵珍馐的大自  
然,珍视云龙的山水水色。

乡里

## 秋日采摘正当时

□ 刘云燕

秋风送爽,瓜果飘香。  
刚到乡下小院,只见瓜果凉棚上,  
满目葱茏。高高的架子,跳跃着斑驳  
的光影。一只老丝瓜,仿佛是欢迎我  
一般,“嘭”的一声,和我撞个满怀。它  
又大又粗,已经错过了“青春妙龄”,有  
些“老态龙钟”的样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于是,我们  
开始享受采摘之趣。天空蔚蓝如洗,  
一朵朵黄色的丝瓜花,灿烂的开放。  
它们呈现着金黄的色泽,在绿色根蒂  
的衬托下,努力地擎向天空。一只只  
蜜蜂,或是爱慕它的小虫,围着花儿  
忙个不停。

居然长出了这么多丝瓜,我的手  
摸着丝瓜长长的身子,顿时就闻到一  
股丝瓜的清香。它们的根部很高,需  
要踩着凳子,手拿剪刀,去小心地剪  
它们的根部。一根根又大又长的丝  
瓜摘下来,我把它们小心地放在竹篮  
子里。有的丝瓜悬得太高了,有时一  
时性急,一不小心,丝瓜就断成了两  
截儿。这些“伤兵败将”的丝瓜,只  
能暂且放在一边,成为中午的美餐。

有的丝瓜十分“狡猾”,藏在叶  
片深处,或是高高的躺在架子上面,  
如果你不细细“搜查”,你根本看不  
到它们。稍一疏忽,就变成了“丝瓜  
王”,挺着大肚子,悬垂着胖身子,  
让你哭笑不得。于是,我们细细地  
搜查,以免有太多的“落网分子”。  
观察时,需要左右前后细细打量,  
这是考察“好眼力”的时刻。我们  
几个人左右张望,看,那里还有一只,  
藏在叶片顶上。那里,还有一只,躲  
在叶片后面,需要高高地伸出手去,  
把丝瓜一根根地找出来。

采摘告一段落,绿色的丝瓜堆在  
一旁,成为一座小山。再看架子上的  
南瓜

吧,一个个憨态可掬的,仿佛笑得  
要胀破了肚皮。有的已经个头已经  
太大了,一根细细的茎还努力地垂  
吊着它们,仿佛稍一不注意,它们就  
会“啪”的一声落下来,摔个满脸  
是花。尽管有的被小心地套上了棉  
线兜儿,但是总感觉它们太沉了,  
架子都对它们不满了,仿佛在“吱  
吱”作响。

我们赶紧踩着梯子,一只只地  
“解救”这些成熟的南瓜。它们长  
得多漂亮啊,在阳光下,个个丰满  
美丽。皮色金黄,还有动人的花纹  
儿。这种南瓜蒸着吃、煮着吃,都  
格外香甜。我想起了南瓜马车,多  
么希望可以把这只老南瓜,突然  
变成一驾行走的马车来。不多时,  
几只南瓜已经安全落地。

正当我胡思乱想,低头时,发现  
菜园里的辣椒也成熟了。这些或青  
或红的小辣椒,仿佛扬眉吐气的样  
子,一个个尖尖的,瘦瘦的,密密  
匝匝的掩映在叶片间。闻闻,就  
是辣而清香的味道。我拿着一个  
小竹篮,细心地把那些一个个头的  
辣椒剪下来,一只只红色的朝天椒,  
仿佛跳舞的小姑娘,穿着紧身的  
健身衣,身材挺拔,气质非凡。

园子里,还有一些老玉米。此时  
它们有些“老气横秋”,生长在有  
些干枯的叶茎上。我小心地把这些  
金黄的玉米摘下来,籽粒饱满,排  
列整齐。我把玉米一个个系在一  
起,仿佛系住了整个秋天。

当我把红色的辣椒、绿色的丝瓜、  
黄色的玉米、南瓜放在篮子里时,  
我被眼前的色彩震撼了。多美的搭  
配,仿佛是梵高的油画,色彩斑斓。  
这是秋天的颜色。

秋日采摘正当时……

杂感

## 旗袍岁月

□ 查晶芳

周日,打开衣柜整理衣裙,看到那  
几件旗袍,蓦地愣神:恍若多年的  
光阴齐聚眼前。

我有三件旗袍,从过去到现在。  
第一件是25岁那年买的。极清极  
淡的水红,色嫩得像婴儿粉嫩的皮  
肤;左上襟和右下摆各有一枝荷花  
摇曳其上,不是鲜亮明目的红花绿  
叶,只一抹似有若无的水墨晕染。  
正是这份浅浅淡淡的朦胧迷离使  
得整件衣服有了清水芙蓉般的明  
净清雅。后来我不穿它很久,还有  
人说“查老师,你穿那件水红色的  
旗袍真漂亮”。

第二件是定做的。锦缎的面料,  
闪着耀眼的光泽;明黄的底子上  
缀有大朵同色梅花;领口、袖口与  
裙摆处锁着精致的滚边。几粒别  
致精巧的盘扣,从腋下一直延伸到  
胸前,似几只轻盈的小黄蝶翩翩  
飞落,那洋溢的美丽挡也挡不住。  
我还特地叫师傅用旗袍边角料缝  
了条发带,又配了双同色的皮鞋。  
穿着上班,同事说像在看服装秀。  
到教室,“哇!”全班轰动。我表  
面波澜不惊,内心是满满的小得意。  
那一年,我三十岁。

其实我个不高,身材也不够丰满,  
并不能把旗袍穿得绰约多姿。只  
是眉目还算清秀,约略还有几分  
古典的气息,最可爱的是架不住那  
时年轻呀,唇红齿白,黑发如瀑,  
哪一样清新娇嫩衬不起?哪一种  
华美浓艳穿不出?

多年后的今天,我又穿上了它们。  
衣新如故,我身材也没什么变化,  
可左照右照,那似乎不是我的衣服。  
一声叹息,那座叫青春的城,已坍塌。

只有穿上去年刚买的那件,还妥帖。  
浅蓝底,米白花,柔软的棉麻有  
一种细腻而美妙的舒适。不像那  
件锦缎旗袍从衣领到裙摆,挺括  
得要命,穿着它全身每一寸肌肤  
都不能放松;这件穿着完全没有  
那种拘束感,每个细胞都可以轻  
松呼吸、自由舞蹈。唯一不满的  
就是,底色偏暗,全无簇新之感,  
像自来旧。

三件旗袍在床沿一溜排开,从  
清纯明媚,到华丽娇艳,直至沉  
静素淡。不由感叹:这何尝不是  
半生的岁月!

年轻时,容耀眼,衣惊人,走哪  
亮哪。眼睛雪一般清澈,情怀诗  
一样唯美。所有的情绪都轰轰烈  
烈:爱,便一夜春风,原野尽绿;  
痛,就惊雷掠心,天崩地裂。清  
纯着,艳丽着,张扬着,欢喜着。  
而一切的闹腾皆可心安理得,归  
之为“诗酒趁年华”。

不知不觉间,到了中年的原野。  
突然发现,眉间山水已萧条,眼  
中清澈已暗淡。连性子,也改了。  
从前恨不能事事与人辩,而今欲  
辩已忘言。很多朋友逢假必出游,  
我却觉着累得慌,喜欢宅在家,与  
一本书相悦,与一首曲互慰,偶  
尔敲几行淡淡小字,累了就睡。  
也喜欢夜阑微雨际,听风,听雨,  
听花落,听鸟鸣;直至,听寂寞。  
这时节心中最惧的就是那个“老”  
字。恨那白发,恨那细纹。直至  
恨不动了,举手投降。

万物皆由荣而衰,美过,爱过,  
活过;然后,日落风清,山河寂  
静。人生,终究是要这样往回收  
的。收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内心。  
一颗安宁丰富的心,尽管不复有  
灼灼夺人之姿,也还会有硕硕风  
骨之态。虽然我并不相信,这世上  
有几个男人能说出并做到“我  
爱你,相比你年轻时的美丽容颜,  
我更爱你饱经沧桑的脸”,但我  
相信,杜拉斯之所以能写下这传  
世的经典对白,是因为的确有男  
人爱她那历经沧桑却依然饱满  
盈润的灵魂。

抚摸着棉布旗袍,再不觉得它的  
暗淡是缺憾了,它自有其独特风  
情。恰如生命中每一段岁月,各  
各不同,却皆是生动鲜活。哪怕  
有些光阴会有痛,只要不惧怕,  
肯修炼,那些痛也能开出圆润的  
花朵,届时也还会有清风明月来  
相约、相照。